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三輩創業記	(3)
窮人的路	(13)
創業恨	(29)
三代庄稼人	(37)
穷奔苦熬一場空	(59)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剝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剝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编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们非常感谢。

五、选编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们水平不高，经验不足，缺点错误一定是不少的，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三輩創業記

旧社会創業如作夢

我的老家在陕西省神木县赵家村。解放前，一直是赤貧戶，祖祖輩輩租田、安伙子、当长工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爷爷刘成茂給地主当了一輩子长工，临死时把我父亲叫到跟前說：“旺儿！我起五更睡半夜，想給你們父子置点家业，想不到受了几十年苦，反給你們留下了二十石谷和二十块钱的債！”緩了口气，他又說：“咱們是吃了沒地的亏了！旺儿，你要記住，一定要爭口气，自己买头牛，置点地，盖几間房，自种自吃，日子就好过了。”沒过几天，爷爷就死了。从这以后，父亲一直記着爷爷的遺言，决心苦熬苦干，創点家业。

爷爷死后不几天，地主赵熊帶着狗腿子就上門逼租要債来了。父亲和母亲向他哀求：“发发慈悲吧！我父亲刚死，留下我們一家老小，連吃的都沒有，怎能还得起这么多的債呀！緩緩还吧！”地主先是瞪着眼罵，后又奸笑着說：“要緩可以，年利加五，你得給我当长工。”天哪！二十石谷子一年就得变成三十石，二十块钱一年就要变成三十块，还得給人去当长工。可是父亲沒有别的出路，只好咬着牙画押答应。以后，父亲就給地主当长工，母亲在家种地，拾野菜喂猪，帮人做針綫活，两

个哥哥拾柴卖柴，给人放羊过活。一家人吃糠咽菜，大哥哥害了病，受不住这种饥饿生活的折磨，悲惨地死去了。爷爷留下的二十石谷、二十块钱的债，本加利，利滚利，到父亲四十岁时才还清。父亲和母亲为了还这笔债，累死累活，足足熬了十年。

还清了欠债，母亲对父亲说：“赵庄这个地方的财主太吃人了，不是活命立业的地方，搬到外地去，说不定还有希望。”父亲也想：“自己是个能干苦活的人，人家扛一百，我就扛一百五，再说元富也大了（我的哥哥），出去闯闯，还能立不了业？”于是，父亲就挑起一担烂棉被，破衣服，和母亲一起，带着全家人搬到横山榆家岔，在村边的一个破窑里住下来。在这里父亲向地主租了一犏牛的地，地租牛租三大石。因为没有农具、籽种，又咬着牙向地主借了二十块银元，条件是秋后还五大石谷子。这一年父亲、母亲、哥哥从春到秋拚命的干，总算收了九大石谷。可是秋后地主上门来算盘一拨，八大石金黄的谷子就进了地主的大仓窑。父亲当时就象给地主咬了身上的肉似的，气恨不过，把橛枷摔了。母亲和哥哥也气的抱头大哭。从这以后，父亲认识到了，东山老虎吃人，西山的老虎也吃人，不再对所谓“善良”地主有幻想了，发誓不再种地主的租田。

以后，父亲和全家人就靠帮人打零工、卖柴、卖炭、卖苦力挣钱过活。三四年后，积攒了二十块银元。父亲很高兴，心想：这一下立业有指望了，再干上一年积上十块，三十块钱就能买一头耕牛。因而全家人更加省吃俭用，苦熬狠干，一心盼着买牛置田。可是团头天天来要税要粮，父亲不愿动这二十

块立业的奠基錢，只好借錢应付。借的債本加利，利滾利，两年后，又欠下二十多元的債，积攒的二十元錢全部被債主逼去。父亲兴家立业的理想破灭了，几乎气炸心肺，蒙头睡了几天。

过了一个时期，母亲又对父亲說：“这里也不好，地少人多，听说保安（現名志丹县）地广人稀，有沒主的荒地，咱元富成了大小伙子了，你又能受苦，咱們去挖地种也許能过个好光景？”于是，父亲抱着創业的希望，又带着全家大小，一边找零活干，一边討飯吃来到了現在的志丹县，落戶在康山。这里的地就是多，但沒有沒主的地，地主比橫山的地主占有的地还多，剝削人更狠。头年冬天来到这里，第二年就赶上一九二九年大年饑，穷人乞討无門，餓死的不計其数。一家人走投无路，父亲和十九岁的哥哥只好給大豪紳路登高打石坝子，只給吃飯，沒有工錢。母亲、十五岁的姐姐和我在家里拾野菜吃。全家人眼看要餓死，父亲才狠着心，把姐姐卖給了人販子，換来一斗粗糜子救全家的命。

地无寸土，錢无分文，但总不能等着活活餓死，没办法，我們父子又不得不跟地主路登高伙种地。一年下来，牛料、籽种除外，对半一分，再还过春天至秋天借吃地主的粮食，算是能勉强过活。两年后，地主路登高嫌这样利不大，不划算，就不让伙种他的地了。无奈又只得牛租石五，地租石五租种地。秋后，交过租，除过稅，剩的粮不够吃，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又得按加三的利借吃地主的粮。結果又欠下了地主的粮債。这还不說，家里还飞来了一件橫禍。哥哥刘元富，因为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参加了一千多农民到县衙抗粮抗租的运动，被地主

路登高的儿子、县民团团总路造兰发现，抓去吊打一頓押了起来。父亲到县衙苦苦哀求，又求人說情作保，团总路造兰恶狠狠地說：“看在你是我家的門客上，不判你儿的徒刑，要領人限你三天交出罰款五十块，迟过三天再贖也不行了！”父亲求情說：“团总，我們家連吃的也沒有，哪出得起这么多錢啊？”路造兰拍桌大罵：“混蛋！你是要儿子还是顧錢！”父亲为了保出儿子，只得硬着头皮用加四的利借了地主路登高五十块錢。这笔債，本生息，息变本，到一九三四年，就滾成了一百四十块銀元和八大石粮。从此一条看不見的鎖鏈又把我家牢牢拴住了。父亲心想：“这笔債，儿孙几輩也难还清了。自己东奔西走，苦掙了一輩子，創家立业竟成了一場梦！”想着想着就对天大哭：“天哪！我一輩子血汗流到哪里去了？我們穷人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嗎？”父亲寢气帶恨，从此病倒了。快过年了，全家大小无衣无食，地主又来逼債討租，父亲一急，病势更重了，他把我們弟兄俩叫到跟前流着眼淚說：“元富、元貴，爹对不起你們！也对不起你爷爷。你爷爷死的时候一再囑咐我要发憤創家立业！到現在，我不但沒給你們置下田，买下牛，連媳妇也沒給你們娶；反而給你們留下一百四十块錢和八石租子的欠債。”停了停看看門外沒有人来，他又接着說：“咳！看样子，靠你們給地主当长工是永世也还不完这些債的。听說南梁老刘（刘志丹）領的紅軍是为穷人打土豪開翻身的，你們和你媽就只有等紅軍来这一条路了。唉，不知紅軍啥时候才能打过来……”不久，被旧社会折磨了五十八年的父亲就含着无限的悲憤离开了人世。

父亲死后，我們母子三人背着父亲留下的重債，記住父亲

临死时的遗教，日盼夜盼，一心盼着红军来。这一天终于盼到了。一九三五年八月保安解放了，红三团赶跑了白匪军，打倒了豪绅路登高，消灭了民团，给穷人分地分产。从此，我家翻身见了晴天。分到八十亩地，一头大牛，一孔大窑，还有农具和粮食。真象是久旱的枯苗遇透雨，一家人喜笑颜开，高兴极啦！分的一头牛一天看了几回。我高兴地说：“这一下子咱真正是翻身立业啦！有牛、有地、有窑、有农具，往后的日子可好过了，咳！要是父亲还活着该多好啊！”母亲说：“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！咱可不能忘记了党的恩情！你爹没赶上，都怪他没这个福分！”我们母子三人心里甭提多感激党了。这一年过年的时候，请人写了一副大红对联贴在门上，上联是：穷人翻身见晴天；下联是：党的恩情重如山。

单干创业难上难

一九三五年土地革命翻身后，全家人满以为这下子可好了，以后永远可以过好日子啦。开始的六七年我和哥哥种地，母亲料理家务，创业心劲可大啦！一年下来不缺吃不缺穿，还有节余，生活过得确实不错。和解放前比较，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在以后的十几年里，经过几场天灾人祸，我家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老样子。

这个变化是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。那年天旱，几个月没下过雨，庄稼种不上，五月下了一场透雨，农民都抢着种晚糜子和蕎麦。正在这个要紧关头，我家那头耕牛得黄症死了。没有牛怎能种地？哥哥到处奔走，好容易借来头牛，但是又小又



正在下种的时候，我家那头耕牛死了。哥哥借来头牛，又瘦又小，单独拉不动犁，我只得帮着拉一股绳。

瘦，单独拉不动犁，没办法，我只得帮着拉一股绳。就这样，紧赶慢赶还是誤了农时，只下种了一少部分，其余的大部分沒种上。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的襲击，到秋后，除过籽种，几乎沒打下粮。到了第二年，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。真是禍不单行，这时哥哥过去給地主放羊淋雨得的关节炎，又发展成了“半身不遂”，两个腿完全不能动了。这不得不花钱請医生看，結果手头仅有的一点錢也很快花光了。哥哥的腿，經過医治，虽然能扶着拐棍走，可是成了殘废，不能下地劳动了。我和母亲不得不和有牛的人伙种地，一年下来分的粮食只够三个人吃，穿衣零用还得借債。从此，土改后积累的一点錢財漸漸的都光了，全家的生活也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到一九四七年，六十多岁的老母亲由于操劳过重得了病，胸口疼的厉害，日不能睡，夜不能眠。为了給母亲治病，我只好向富农借債。母亲年老体衰，抵抗不住疾病的折磨，虽然花了不少的錢，仍然不見效，几个月后終于去世了。埋葬又得花钱借債。就这样，債上加債，我又欠下了九十多块钱的賬。年底富农来討債，我哪来的錢还啊！千求万求，拖到第二年，賬沒有还清，反倒变成了一百一十七元。我为了还債和养活殘废的哥哥，又开始給外乡地主去当长工受剝削。全国解放后，我回到家，和四十岁的哥哥刘元富，两个光身汉一面种庄稼，一面打零工，日子仍旧过得挺困难。哥哥看到这种情况，含着泪对我說：“土地革命后，我滿以为咱家永远可以过好日子了，誰知道天灾人禍把咱弄成这个样子。我老了，也殘废了，不可能成家了。兄弟呀！你也是三十岁的人啦，可不能泄气，要下狠劲成个家，不能使咱刘家断后！”

創業理想實現了

一九五三年，正当我們弟兄俩被个体經濟弄得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党中央发布的《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決議》，象灯塔一样給我們广大农民指出了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，照亮了我們弟兄創集体大业的心。当县委派工作组到麻地坪搞互助合作的时候，党员刘福荣，在麻地坪首先組織了长年互助組，接着我也带头在康山組織了有四戶参加的长年互助組。一九五四年，我們又在互助組的基础上，办起了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，接着于一九五五年冬又轉成高級社，全村农民都自願参加了进来。

果然，組織起来就是好。在办社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好收成。全社社員都增加了收入。第二年轉成高級社后，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，不仅社員的生活进一步提高了，而且社里还买了六头耕牛，增加了一百多只羊，添了新农具。

随着合作社的举办和发展，我也成家了。成立初級社那年，我結了婚，轉高級社时又生了个胖小子，年終分配时分了几千斤粮食，一百多块钱。这一年是双喜临门，真正的拔了穷根，栽上了富根。我哥哥也觉得殘废的身体好了一节子，精神焕发，喜气洋洋。这一年过年我又請人給写了副更寬更大的紅对联，上联是：“永远听毛主席的話”，下联是：“坚决走合作化道路。”

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，集体的力量比高級社时期更大了，我领导的康山生产队，生产一年比一年兴旺，社員的生活也一步一步上升。一九六一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，社員收

入受到影响。部分社員情緒低落，我就組織大家进行“新旧对比”，向社員进行階級教育，社員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了，克服困难的信心更大了，大伙依靠了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，防旱抗旱，战胜了严重困难，大大減輕了遭灾的损失，社員生活得到了保证。

由于把創家立业的願望建立在坚决办好集体大业的基础上，因此自合作化以来，全家的生活不断提高，不但不缺吃，不缺穿，而且陸續添置了新鋪盖、新衣服、暖壶、雨鞋、馬蹄表、新家具，打了新窑。

我們家三輩創家立业的經歷使我深刻的体会到：旧社会是穷人的活地獄，任凭你怎样立志发誓創業，也翻不了身，发不了家；单干是独木桥，一遇到天灾人禍，就又要回到貧困的老路上去；只有人民公社才是我們劳动农民的幸福靠山，才是我們創立集体大业最可靠的保证。同时我明白了一条真理：听話要听党的話，走路要走集体化的道路。

不忘本，不忘階級斗争

去年春天，我們康山生产队召开了社員大会，在会上，我不由得又談起了自己祖孙三輩的創業家史来。我說：“咱們千万不要忘記，咱走到今天这一步是費了多大力气！党領導咱們走集体化，可过去压迫剝削咱們的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，他們并沒死心，他們总想变天，总盼咱們开倒車，咱們可要提高警惕！”社員們紛紛議論起来，大伙批判了那种自发的資本主义思想，一致地說：“咱奔社会主义可要把路走对，要想过好日子，靠的是社，是集体經濟！”那天会上，我还向大伙念了自

己的决心书,表示自己要永不变心跟着党走集体化道路:

牢记阶级恨,
不忘党的恩,
坚决跟党走,
永世不变心!

刘元贵 口述

卞志俊 整理

选自东风文艺出版社《血泪话当年》

穷人的路

求“神”

刘根定的家，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。根定幼年时，有爹、娘、两个姐姐，共五口人。爹一辈子省吃俭用，辛辛苦苦开了十五亩荒地，修了一个小庄院。日子虽说有困难，可是还能过下去。忠厚善良的娘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总要给菩萨烧香磕头，口口声声祈求着：“愿神多睁慧眼，保佑我们一家人过个安生日子。”

刘根定见娘给菩萨磕头，就天真地问：“娘，神是泥捏的，怎么知道咱穷？”

“傻娃子，再不许胡说了！”娘战抖抖地说：“神是咱穷人的救星，好好敬神，咱家就没灾没难了。”

爹在一旁抽烟，听娃说出这号不懂事的话，猛抬头狠狠瞪了娃一眼。刘根定一缩头，才想起爹也说过：“神会显灵，会给穷人消灾免难。”

一九二九年，陕西遭了年馑。渭北高原上，人能够到的地方，野菜挑完了，草根挖净了，树皮剥光了。穷苦人家，整天揭不开锅盖，个个饿得身子成了骨架子。

有一天，天阴得很沉，乌云压住屋顶，一阵阵的黑风刮得烟蒙蒙罩，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。村里家家户户紧关着门。

刘根定的娘正在窑里给菩萨磕头，“喀啦”一声，窑门被踢开了，联保主任，引着一个“风水”先生闯了进来。联保主任耷拉着脸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现在要修个学堂，‘风水’先生说你家的庄院的脉气好，你们就另寻个窝去吧。”说着顺手从腰袋里掏出两个银元，撂在地上。“这是房钱，三天内搬走。啊！”

这时，刘根定的爹正害着重病，吓得昏了过去。十二岁的刘根定，躲在娘的背后，浑身发抖。娘急得直打转转。她正想向联保主任求情说理，那知联保主任早不见踪影了。“风水”先生却点头哈腰地说：“这庄院不宜病人长住。只要离开此地，保准四季平安，人丁兴旺。”

根定的娘怯生生地抬起头，定神一看，“啊？……”这不是上月几次逼她家把庄院卖给联保主任的张六娃吗？她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呆呆地站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张六娃是个地痞，联保主任的心腹爪牙，外号叫“刀子客”。几个月以前，联保主任就看中了刘根定家这座小庄院，一心想霸占过来，自己盖马房用。他曾指使张六娃，到刘根定家试探了几次口气，刘根定的爹一口咬定：“不能卖！”谁知今天张六娃竟替联保主任想出这样一个鬼门道。

第三天，联保主任领着两个狗腿子，连推带拉地把刘根定一家人赶出去了。两张大封条交叉着贴在他家大门上。

刘根定一家人，住在村外的一座古庙里。老爹的病，因受惊生气，一天天重了起来。娘把一服服的“神药”灌进了爹的嘴里，病还是只增不减。一天，爹把根定叫到跟前，说：“娃呀！世间没有啥神灵，只有守住咱那几亩地，争口气，好歹创点家业才稳靠。”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根定和娘、姐姐正哭得



第三天，联保主任领着两个狗腿子，连推带拉地把刘极定一家人赶出去了。两张大封条交叉着贴在他家大门上。

死去活来，突然，老爹猛地挣扎着坐了起来，睜大两只深陷的眼睛，顺手抄起枕着的半截磚，鼓起全身的气力，往神台上的神象打去，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：“枉受了人間的烟火！”随着香炉的破碎声，他永远离开了人世。后来，根定娘常常站在神象面前，滿脸泪花，癡癡呆呆，自語着：“天哪！求神一場空！穷人的活路在哪里？”

靠 “亲”

根定爹弟兄两个，分家后，根定叔父既会巴結財主，又会做生意，不几年，就成了富戶。从此，亲兄弟俩象隔了一条沟。

根定爹一死，叔父就算計根定家的土地。他和自己的女人商量：“根定爹死了，我看咱不如把根定养活上？”

女人一听，火了，瞪着眼說：“啥！你瘋啦，还是怎么啦？你没看見眼前的年饘是啥火色嘛。把张嘴物引到屋里，拿啥給他吃？”

男人滿不在乎，显得很有計謀的样子說：“我說你这妇道人家，真是头发长，見識短。牆外鬧饥荒，牆里哪一頓你没吃飽？咱娃多，怎也能剩些湯湯水水，破衣烂褲，还愁养活不起他？”

“能养活，你养活去。我可沒那閑工夫！”

“給你打开窗子說亮話，只要根定端上咱的飯碗，他那十五亩地，就得归咱。有了刮金板，还愁发不了家。你呀！真是一杆沒星儿的秤。”

“算你能！”女人笑了。

一天，根定的叔父走来，假仁假义地对根定娘說：“老嫂

子，根定年紀小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不能讓我哥絕了后，還是叫我把娃領過去養活着吧？”

根定娘是個一輩子把別人想得和自己一樣善心的人。她高興地忙把娃拉到叔父跟前，叫磕頭，說：“到那邊，可要聽話，長點眼色，學得勤勤快快的，把叔當做你的親爹看。啊！”

叔父滿臉堆着笑容，扶起根定，說：“娃呀，有叔在，你和你娘都餓不着。”

根定一踏進叔父家的門檻，孀娘笑嘻嘻地迎了出來，親熱地把根定拉到身邊，手在頭上撫摸着說：“看娃瘦得多可憐！”說着，轉身回屋拿了一條被子，把根定引到一個破破爛爛的房子。四周圍的牆上，留着一溜一行雨漏過的痕迹；半面塌了的土炕上，塵土有一銅錢厚。孀娘掃了掃炕上的土，尋了幾塊小木板，把塌的地方支了支，鋪上一張爛席，把被子放在上邊，假惺惺地說：“孀娘這幾年的光景也過得作難，我娃先受點屈。等你叔有了錢，再睡新房。”根定放下手提的小包袱，點了點頭。

一天晚上，剛喝罷湯，叔父把根定叫到堂屋，親熱地說：“叔見你年紀小，地里的活又多又雜，一下子也難學會。你家那幾畝地，在你手里就荒棄了。我看不如叫叔種上，一年到頭，有你母子吃穿就是了。”

根定一聽，愣了一下，說：“叔，這個事我作不了主，讓我回去跟娘商量一下吧！”

天，黑洞洞的，伸手不見五指。根定迷迷糊糊地走回家。娘正在給人家納鞋底，姐姐在紡棉花。一見根定，娘生氣地說：“娃，少回來一趟，別叫你叔生氣。”

兩個姐姐心疼地說：“根兒，乖乖聽娘話，姐姐給你做新

鞋。”

根定把叔父的話給娘說了一遍。

“啊！”娘的心象被毒蛇咬了一口。她一下明白了，他叔原来不是疼孩子，而是想夺他家的几亩地！她气愤地说：“给他白干活行，地，千万不能让他种，这是你爹给你留下的创业本钱。”

大姐也气愤地说：“有钱人的心都是黑的！”

第二天，叔父听根定一说，眉头皱成一个疙瘩，脸吊得尺把长，说：“真是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。你娘把话说绝了也好，那咱们今后都看着自己的秤星行事吧。”

从此，根定在叔父的眼里，再不是亲侄儿了，而是一头会说话的牛了。家里、地里的活样样往他身上压。可怜的根本，年幼力薄，哪里能熬得住，常常做着活就昏倒了。狠心的叔父还不停地骂：“你是跑来自吃饭的，啊？”

根定十七岁那年，七月间没掉一个雨星。直到八月中旬，才落了一场透雨。根定一连五六天，没黑没明地给叔父家抢墒种麦。根定的两个姐姐都已出嫁了，娘一个人心里急得火烧毛燎，东家出，西家进，借不到牛。“有牛莫借无牛汉，一天就是两天半。”富人怕穷家贪活嘛。后来根定向叔父好说歹说，才借了牛去种自己那点麦。

一天傍黑，根定拉牛从地里往回走，叔父在半路上就把他拦住了。啥话没说，一手抢过牛缰绳，用手在牛背上一摸，牛发汗了！他象蝎子螫了一样，跳了起来，伸手就是两个耳光，骂道：“你的心怎么黑成这样！还不如把牲口杀着吃了！”

第二天，叔父不借給他牛了，还不准他回去，硬逼着去給自己收豆子。根定娘絆絆磕磕地來到兄弟的堂屋求情，誰知兄弟躲着不見面。她只好用笑臉去求弟媳：“他孀娘，牛累了不借也罷，好在地也剩的不多了，看能不能叫根定回去和我一塊……”

弟媳還沒等她話說完，風言冷語就來了：“你說得倒怪好，你家種麥當緊，我家豆子就不當緊？让它爆在地里，你拿糧食养活我呀！”

根定娘氣憤地說了聲：“世上的路絕不了！”扭身走了。

“麥不離八月土。”眼睜着就是月底了。她回到家里，左思右想，還是沒辦法。只好把心一橫，自己提上籠籠，扛起鋤頭，到地里種麥去了。

第二年，收麥時節，叔父把根定拴在場里給自家碾麥，暗地里叫他娃偷背根定家地里的麥捆。根定發現了，跑去問他。他一下子惱羞成怒，指着根定的鼻子，破口大罵：“你個野雜種，簡直反了！五六年你想白使我的牲口？瞧着你死去的爹，不叫你給我淨麥顆，就便宜了你。把麥秆背回來，你狗東西還呲牙裂嘴哩。噫！”

孀娘狠狠瞪了根定一眼，朝男人扇陰火：“我說你把這沒良心的狼喂不熟，你還聾嘴呢，看怎麼樣！”

根定一听，氣得滿臉鐵青，啥也不顧了，大聲說：“今天算把你看透了，你不是我的親叔父，你是吃人不吐骨頭的狼！今天把話說清，再不端你家的飯碗了。天無絕人之路，我有一身力氣，還怕餓死不成。”說罷，頭也不回就走出了叔父家的大門。

創 业

根定从叔父家里走出来以后，东奔西跑，给人打短工、做杂活、卖炭。过了两年，积攒了些钱，才和一个穷人家的闺女成了亲。创业要有好帮手。根定媳妇是个精明能干的人。一过门，就和丈夫肩靠肩，心贴心，风里钻，雨里滚，为穷日子操劳。人们纷纷地称赞着：“象过日子的好样儿！”

年轻的根定，觉得有人有地，只要肯下辛苦干活，不怕日子过不好。他兴奋地对媳妇说：“咱把庄稼种好，粮食打下，也过它个不求人的美日子。叫咱娃，咱孙子，再也不看有钱人的眉高眼低了。你说行不？”

“行！”媳妇说：“可咱眼前连个牛尾巴也没有，怎么办？”

根定把手一扬，说：“尿还能把活人憋死！咱先借一点钱，买些农具。没牛？咱过去给财主家当牛，今天就不能给自己当牛？”

农具买下了。根定两口子创业的心更切了。他们天天顶着星星上地，戴着月亮回家。伏天里，太阳火毒，人们都歇晌了，他俩还在地里苦干。有一次，太阳晒，肚子饿，两人同时昏倒在地上。几只红嘴老鸦在头顶上飞着，忽高忽低。根定被老鸦的叫声惊醒了，吃力地撑起身子，朝着天空的老鸦骂道：“老子还没死呢，就着了急啦！”他扶起媳妇，喘了会儿气，又干起来了。

第二年，根定家的麦子，长得分外惹眼，谁见了都夸几声。根定和媳妇更乐得心里开了花。他们象把魂丢在地里，一天不知道向地里跑几回。他们觉得自己的地，是世界上最好的

地，麦是世界上最好的麦。

快要开镰收割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根定来到地头，麦子金黄耀眼。他顺手掐了一个麦穗，放在手心轻轻揉了揉，吹飞了麦糠，把黄灿灿的麦粒扔到嘴里，嚼了嚼，“多香啊！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只要照着今年这样干，还愁买不下牛，创不起家！”

根定正做着创家立业的美梦，“忽”的一阵狂风吹来。他抬头一看，一片乌云已从社公山翻过来，压到头顶上了。要下暴雨了！他急忙跑到一棵大槐树底下。“唰——”一阵大雨点子过后，紧接着就是“啪啪啦啦”的冰雹打下来。这时根定象发了疯，一下子扑到麦地里，张开两臂，直挺挺地倒下去，恨不得用自己的两臂，把十多亩麦子全都抱到怀里。

雨停云散，太阳出来了。沉甸甸的麦穗不见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麦秆子，东倒西歪，随风摇晃着。

这时，娘和媳妇颤颤兢兢地跑来了。母子三人，抱头大哭大叫：“天哪！穷人该怎么活命啊！”

当初买农具借人家的一石麦子，是加五的利，债主说得清：“麦收后一次还清。”眼前一场横灾，该拿啥还人家呀？

一天，根定一家人正在发愁，债主带着长工找上门来了。债主一进门，黑眼珠滚了几滚，啥话没说，指着窑里的农具，扭身对长工说：“把这些东西给我扛回去！”根定赶忙拉住债主，再三求情，保证想尽一切办法，照数还债。债主转过身，呲牙裂嘴地骂道：“把你们两口子的穷骨头抽了，烧成灰，能值几个钱！从今天起，这些东西就归我了。”说罢，一甩手，把根定推了老远，背着手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根定的娘，一气之下病倒了。



一阵大雨过后，紧接着就下起了冰雹。这时根定象发了疯，一下子扑到麦地里，恨不得用两臂把十多亩麦子都抱到怀里。

一天，娘把根定和媳妇叫到跟前，一会儿摸摸儿子，一会儿看看媳妇。枯瘦的脸上，布满了皱纹，两只深深陷下去的眼睛，湿漉漉的，却滴不出眼泪。她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娃呀！立个家业不……容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就闭上了眼睛。

根定娘死后的第四天，保长又一步一鞭子地逼着要公粮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把十五亩地卖了，还了债，交了公粮。根定媳妇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丈夫，走进了地主张颢虎的四合大院，当长工去了。

扛 活

地主张颢虎，有一百五十多亩地，四五头高骡大马，养了十几头肥猪，另外还开了一个酒坊。刘根定到他家扛活的时候，正碰上了张颢虎父子发家致富的刀口。地主发家，长工磨扎（受苦）。这话一点不假。根定踏进张家大门以后，各种活象冰雹一样落到身上。每天，天刚亮，张颢虎的吼声就传来了：“睡死啦！还不起来？安的啥心？啊！”

根定起来后，先给马房、酒坊、张家大院，挑二三十担水；水担一离肩，就扛犁拉牛上地；从地里回来，肥猪早哼哼开了；喂完猪，转身上酒坊帮忙；太阳落山，赶紧铡草、垫圈、拉牲口上槽。牲口喂饱了，还得磨第二天的面。就这样拚死拚活地干，张颢虎父子还动不动就骂：“我家掏钱雇的是做活的，不是请的吃客！”

渭北高原上的井，三四十丈深。绞一桶水，比肩上放两担水还重。没力气的人，根本干不了这个活。因此，人们把井桩叫“好汉桩”。

有一天早上，根定醒来，觉得四肢疼痛，浑身发烧。心想多睡会儿，誰料张願虎早站在馬槽旁，把水缸敲得“叮当”响。根定喘着气說：“东家，我有病了，实在……”

张願虎可不管你病不病，狠毒地說：“沒死就得干，这是我家的規矩。”

根定咬紧牙关，使出全身的力气挑水。当他挑到第十担的时候，已經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胸口憋得要炸。黄豆大的汗珠，不住地从脸上往下滚。脚步交錯，身子搖晃。刚走到张家大院門口，眼前一黑，“哇哇”几声，鮮血从嘴里喷出来。接着，“扑咚”一声，昏倒在地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根定醒来后，血、水滚了一身。他一看水桶不見了，张家的大門紧紧地关着。心里憤憤地罵：“张願虎你真是狼心狗肺，你爱你家的水桶，就不顾我的死活。难道穷人的命不如两个水桶！”沒奈何，只好掙扎着身子爬回了馬房。

根定媳妇听說丈夫病了，心跳得直响。她連自己是怎样跑到张家馬房的，也不知道。她一只脚刚踏进馬房，就被一只大手抓住掄了个趔趄，摔得几尺远，差点跌倒在地上。她定神一看，是张願虎！只見他瞪着牛眼，象要吃人的样子，罵道：“不要脸的泼妇，青天大白日跑来干啥？嗯？”

“恶虎！你真缺德死啦！”根定媳妇說着就朝馬房走去。狠心的张願虎不准她进去，連推带踢，嚷道：“給我滚蛋！別把穷气帶到我张家院里来。”

这时，根定掙扎着爬到窗口，只見媳妇搖搖晃晃地往回走，一步一回头。气得眼里直冒金星，心里罵道：“张願虎，你个黑了心腸的豺狼，总不得好死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大雨不停地下着，张願虎又硬逼着根定挑水。根定忍无可忍了，大声說：“你們欺負人簡直沒个边。你家的活，我不干了！你馬上給我算工錢！”

张願虎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有話好說嘛，你何必这样呢？”

“我怕你連我的骨头都啃了！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咱走着瞧吧！”

张願虎望着根定走去的背影，呆呆发愣。

革 命

刘根定从张願虎家回来，日子到底怎么个过法，心里还是一团黑。不久，他病倒了。这一病，整整四五个月沒下炕。一天，他問媳妇：“你說凭咱这分力气，为啥还填不饱肚子？世上穷人走的路，真的都絕了？”

媳妇劝他說：“咱只要人在，也許苦日子能熬到头！”

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有一次，根定到窑头煤矿担炭，炭場上的工人来来往往，熙熙攘攘。他放下担子，看見远处的一堆炭旁边，挤着一伙人，交头接耳地說着什么，他无意地走了过去，悄悄地坐在一边。只听一个粗大的声音說着：“……八路軍来了，專門打地主、分田地，叫穷人过好日子。……”这人還沒說完，另外几个人就嚷开了：

“那太好啦！八路軍啥时能打过来？”

“走！干脆咱参加八路軍去！”

那个粗嗓子又开了腔：“別急嘛，心急吃不了热飯！听北山下来的人說，游击队快来了。”

根定听着听着，心里就象烧起一团火。他想：“只要八路

軍能帮穷人翻身，脑袋掉了也要参加八路军！”

根定担炭回来后，心里老念叨着游击队。他一个人常常站在村口，眼巴巴地望着社公山，看有没有游击队的影儿。一天黄昏，他看到北山坡上黑压压的一片，好象是一群人慢慢地向山下走来。“游击队！”他高兴地喊了一声，急忙用手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时，他失望了：原来是柏树林，不是游击队。

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，根定和媳妇又在念叨游击队的事儿，忽然一阵敲门声。根定开门一看，啊！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要找的张根源。

张根源住在邻村，过去和他在一起做过短工。后来，根源被地主逼得没办法活下去，参加了游击队。根定从炭场回来，打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找过根源好几次都没见着面。

根定扑上去抱住根源的肩膀，说：“游击队来了吧！把人盼得脖子都长了！”

媳妇也笑着说：“活罪实在受不下去了！”

根源兴奋地说：“根定哥，咱的队伍下来了，走！”接着又说：“队部就驻在村中的关公庙里，队员都分散到穷乡亲家串连去了。听我爹说你也想参加游击队，我就跑来叫你。”

根定忙叫媳妇给根源烧火做饭，自己把根源拉到一边，亲热地说起来了。

月亮西下，天快亮了。根定和根源走出了破窑洞。临出村时，根定望了望媳妇。她没有哭，在苦难的生活里，她也磨炼出来了。过去，她是送亲人去受苦；今天，她是送丈夫去闹革命，闹翻身。因此，脸上带着微笑。

“你多保重。”根定对媳妇说：“到了那边，我就给你

来信。”

媳妇点了点头，把两个烧得烫手的红苕，塞在根定的怀里，说：“你俩快上路吧！看，太阳快出来了！”

根定到了游击队，革命的道理象春风化雨一样，使他心亮了，眼明了。他懂得了共产党、毛主席要领导穷人打倒一切反动派和吃人的剥削制度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要给穷人打江山，高兴得几夜没有睡着觉。

一九四八年，解放军南下，游击队为了配合主力部队行动，常常急行军，有时一天要转移几次。为了加强后勤工作，根定被派到运输队去了。

根定的革命干劲可大啦！经常肩上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，不管刮风下雨，脚底象起了风一样，日日夜夜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。他从来不說累，不叫苦，心里总觉得甜滋滋的。

有一回，根定从山外担了一担粮食往回走，刚翻过社公山，爬上黄龙山的时候，突然山动雷响，倾盆大雨下起来了。山石路一见雨，明光滑溜。根定一步一趔，衣服被尖石、树枝扯破了，腿上的血混着雨水直流。这时，他想起了自己过去的苦，想起了自己眼前的重大责任。他一把把抹着脸上的雨水，充满信心地说道：“雨再大，大不过我的意志；路再滑，挡不住我的脚心。世上没有上不去的高山，吹不响的笛子！”

根定终于完成了任务，回到了游击队。

解放后，刘根定怀着建设新农村的革命热情，回到了家乡。土地改革运动中，他和穷乡亲们一起，斗倒了地主，分到了土地，分到了房子。合作化运动中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眼光看得更远了，做啥事都是走在前头。他兴奋得常跟

別人說：“旧社会穷人創業，象大风里一盞灯，經不起风吹雨打。今天咱們在党和毛主席的指引下，地合亩、牛合槽、人合心，才真正象个創業的气魄！咱要一个心眼地爱这个新社会，就是把骨头掙断，也要走合作化的大道。”人民公社化后，日子又向前迈了一大步，他的生产劲头更足了，好象身上有使不完的劲，几次被評为五好社員。他常把念书的女儿巧蓮叫到跟前，叮嚀着：“娃呀，爹恩深，娘恩深，沒有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深！蜂蜜甜，冰糖甜，沒有新社会的生活甜！咱要一辈接一辈地記住咱家过去受的苦，永世跟着党和毛主席向前走！”

(暢广元)

选自东风文艺出版社《血泪話当年》

創 业 恨

創 业 誓 願

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初春，在河南省中牟县城西南的十里头村，紧靠庄头的地方，有三間新草房，房檐下放着一副八成新的剃头挑子，周围新栽的几棵小树，刚刚吐出了嫩芽，在春风里輕輕地搖动着。这就是貧农张发祥当年的家。

自从张发祥一家人搬进这所新盖的屋子以来，发祥爹张长运心里格外高兴。

說起张长运，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个有鋼有刃的受苦人。他从小給地主扛活，三十多岁，就成了一个頂呱呱的“庄稼通”。不管揚場放碾，或者犁耙下种，样样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干起活来干净利落。論力气也不在人下，推起三百斤重的車子，总是一溜小跑，担挑子也总在一百五十斤以上。过去和他一起干过活的穷哥們，都称他是“使不死”、“两腿飞”。

长运，因为从小吃够了給地主扛活的苦头，所以很早就下了决心：要凭自己的双手，置买庄田，种自己的地，喂自己的牛，創自己的家业。他想，到那时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就再不受那些富豪人家的窝囊气了。

他越想越高兴，越想越有盼头。一天晚飯后，长运把四个儿子叫到跟前，讲起了他过去的經历和今后的打算。

“說起来話长呀！”长运慢慢騰騰地对儿子說：“咱老家本来在县南三异张村。四年前，万恶的財主张万妮成天欺負咱，我一怒之下，把他揍了一頓。可是这家伙有錢有勢，我怕以后受害，就連夜冒着风雪跑了出来。到了第四天，才来到了这个十里头村，在那上不遮雨、下不擋风的破碾房里落了脚。”

他“唉”了一声繼續說：“到了这里，人地两生，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呀！没办法就把你大姐送給人家当童养媳，让发生去学剃头，我去給人家帮工打杂，剩下的四口人就跟着你奶奶、你媽靠要飯过日子。你奶奶六十岁，年紀大，沒多久，就活活餓死了……”

长运的話，說得孩子們眼圈都湿了。他稍停了一下，用期望的眼光，打量了一下孩子們，又兴奋地說：

“过去的事不提吧，眼下，咱家的日子已好过多了。你看，这三間新房不是盖起来了嗎？破碾房咱不住了，飯也不要了，往后都爭爭气，儉省点，再置上几亩地就好啦！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，有了自己的地，日子就好过了。”

孩子們听着听着，个个暗暗下定了决心，要照爹說的去。做。

累断筋骨

为了实现爹的誓願，一家人勒紧褲带，更加省吃儉用。

三年時間很快就过去了，张长运拿用血汗换来的三十六块大洋，买了十二亩沙崗薄地。土地，对张长运这个从小就給地主扛活的人來說，是多么的亲啊！他常常口袋里装着地契，跑到那十二亩沙崗地里，从南头走到北头，从东边量到西边，

有时还抓起一把土，摊到手里，拨来拨去观察着土质。

有了自己的地，一家人的干劲更大了。发祥和老大出外剃头，老三和老四在家帮助爹种庄稼，除了种自己的地以外，又租进几亩地。一家人每天鸡叫头遍就起来拾粪、摸柴禾，忙个不停。要是在秋冬季节遇上刮大风，就整天整夜不睡觉，摸树叶，扫末子。真是放下笤子拿扫帚，一天要当几天用。生活吃用也是扣得一紧再紧。就拿赶会来说吧，长运虽然手头有钱，可总是带块干饅，连一分钱也舍不得花。“家有千缸油，不点双灯头”，“早起三天顶一工，早起三年顶一冬”。这就是长运一家创业发家的口头经。

一家人披星星，戴月亮，累死累活地干了十二年。长运拿出十二年来的积蓄，先后共买了三十九亩二分地。

有了地，长运又有了新主意。他想使买来的地，一亩能当几亩用。有一块地，两头是红土岗，当腰是“种一葫芦打两瓢”的漏沙坑，要改良这块土地，可真不容易啊！得用很多很多的土，填起被大风削去的大坑；坑填平了，还得在上面盖老厚老厚的红土，这些土，又得从几丈远的红土岗上搬下来。可长运不怕，他凭着手下几个听话的小伙子，有信心来降服它。

改造土地的艰苦劳动开始了。他领着四个孩子，不管烈日当头，不管风沙打脸，一有空就干。兄弟四人，带三个筐，老子装土儿子抬，筐停人不歇。他们抬呀，垫呀，旧筐使烂了换新筐，细杠压断了换粗杠，左肩压肿换右肩，双肩压肿用手托住杠头还要干。一锹锹，一筐筐，挪走一个红土岗，又搬第二个红土岗；这一片垫好了，再垫那一片……就这样苦干了两冬两春，才填平了几个大坑，改造出了五亩好地。



长运领着四个孩子，不管烈日当头，不管风沙打脸，苦干了两冬两春，才改造出了五亩好地。

从此长运家的日子又提高了一步。房子由原来三间盖到十一间，土院墙垛的方方正正，有角有棱，十分严紧。门前十几棵洋槐树，已经长大，浓荫遮天；几只刚下过蛋的老母鸡，在猪圈的木栏上，“咯嗒……咯嗒”地叫着，大门口的树荫下，拴着两头已经生犊的母牛，格外惹眼。发祥几个兄弟，也都娶了媳妇，添了孩子。全家十三口人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。

他哪里知道，就在他一家累死累活，创家立业的时候，地主们早已在打他的主意了。

家破人亡

“不杀穷人不富”。没有一个地主不是踏着劳动人民的血迹和尸体发财的。当长运第一次买地的时候，村上地主李克敬就红了眼，现在他看长运的地更多了，更好了，更是馋得咬舌头，恨不得一下子吞了他的这份家业。毒计订下之后，李克敬便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棋。

一天，狗腿子把长运叫到李克敬的客厅里。

“张长运！你已经把我欺负得不能再忍啦！”李克敬拨弄着他的鲇鱼胡子，板着黑青的脸说。

“啊！我……我怎么惹你老人家啦？”长运一听十分惊讶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别装糊涂！你挖坏了我家的‘风水’知道吗？你挖掉的那两个红土岗，是我家坟地陪的‘印案桌’！俗话说，‘双手扶印案，秀才举人门前站’。你只管自己发财，倒坑了我们李家！”

“老……老人家……”

“不要多嘴！”还没等长运讲出一句话，李克敬又说了：“现

在有两路：一条，土怎么搬走，还怎么搬回来，修成原来的样子；再一条，請客賠礼。”他哼了哼鼻子又說，“要不然，我非把你送到县里押起来不可！”

这真是有話不能說，有理不能辯。用自己的土，垫自己的地，这究竟犯了什么罪？可是，李克敬这只恶狼，有錢有勢，怎敢惹他呢？长运忍悲含泪回到了家。第二天便托人說情，只得大摆宴席，在全村請客賠礼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年刚开春，长运正往地里送粪，李克敬把路給挖断了，說車碾坏了他的庄稼。真是岂有此理！他的地里連根草毛也沒有，哪有什么庄稼？常言說，“蝎子尾巴蚂蜂針，最狠莫过财主心。”既然李克敬又起了歹心，长运只好又托人求情，請客賠礼。

真是福无双至，禍不单行。不久，村上另一个地主李子敬也向长运伸出了魔爪。他无中生有地說，长运家的孩子破坏了他的树林，要告状……长运明知道这是訛人，可也不敢說半个“不”字，只得又忍气吞声地請客賠礼。

大禍接二連三地飞来，长运家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，家中东西变卖光了，用血汗换来的土地，也一块一块的向外卖。眼看着用血汗挣来的这份家业就要破产，长运夫妻俩是多么心疼呀！不久，长运夫妻和两个儿子都得了气臟病，臥床不起。

一笔笔的外債，一宗宗的差捐，加上看病花錢，窟窿越塌越大，最后实在沒有办法，长运又忍痛卖掉十亩好地。誰知錢剛拿到家里，晚上就被三个象瘋狗一样的土匪搶走了。

錢被搶走后，一家人抱头大哭了一場。长运夫妻和两个儿子，連病带气，沒几天就含着悲憤的眼泪死去了。长运在临

断气的时候，嘱咐孩子们说：“现在我才明白，在这个世道里，咱们穷人是发不了家、创不成业……”

一九三八年，万恶的蒋介石匪帮不顾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，扒开了黄河，发祥这个不幸的家，又遇到了黄水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祥的大嫂和侄子，被坏人骗去卖了，四弟媳妇因生活所迫改嫁了，三弟媳妇被河防队的一个排长糟踏后霸占了。一个十三口人的家，只剩下发祥两口了。

一家人用十二年心血所换来的家业，从此彻底破产了。

共产党领导创大业

一九四八年，发祥的家乡插上了红旗，共产党给他带来了幸福和光明。年纪已经四十多岁的张发祥，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，控诉了地主、恶霸的滔天罪行，人民政府为他伸了冤，报了仇。他分到了十多亩土地，三间房子，政府还帮他买了一头耕牛。土地回了家，发祥多么高兴啊！他爹一辈子所向往的“种自己的地，喂自己的牛”的理想，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！

一九五三年，当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后，发祥心里象是点起了一盏明灯。他从他一家人解放前发家、破产的血泪史中，从土改后单干在发展生产上所遇到的困难中，深深感到劳动农民要摆脱贫穷，彻底翻身，只有听党的话，组织起来，走互助合作的道路，创大“家”，立大业。他积极串连组织了互助组，因为他积极肯干，群众选他当互助组长。后来，从互助组到初级社，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，他一向是事事走在前头。因为他大公无私，爱护集体，先后被群众选为饲养股长、生产队

长，现在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小组长。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，发祥一家的日子，也越过越好了。眼下，老两口跟前的四个闺女，大的已经十八岁了，初小毕业后，帮助父母劳动；二闺女正在小学念书。一家人有吃有穿，十分幸福。张发祥经常对人說：“旧社会受的苦，我死也忘不了，我要教育后代子孙，永远记住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大恩情！”

(中共河南中牟县委宣传部)

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《血泪春秋》

三代庄稼人

五口之家

在陕西省澄城县，紧靠黄龙山的南坡，有一个咸和村。村东头的向阳崖畔下边，有一座庄基院子，这就是三十年前石启财的家。

那时，石启财刚四岁。四岁的娃娃，还很不懂事，整天只知道玩。这一天，他又和弟弟发财玩起来了。他把一盒红头火柴，一根一根埋到土里，然后对发财说：“我把庄稼种上了，回头咱来浇水，明天就能长出苗苗，后天就能结出白馍馍。”

这时，他爸爸石有福从门外走了进来。这个二十七岁的高个子庄稼汉，刚放下镢头，两个孩子就跑过来了。启财指着埋下的火柴说：“爹，我能种庄稼了。”发财也跟着说：“我也会种了。”

有福看了看埋在土里的火柴，有些心痛，说：“那不糟踏了吗？”但他马上又高兴地说：“对，你们都要学会种庄稼，三财大了也种庄稼，咱们一家五口都种庄稼，将来呀，给你们置办点家业，一辈子不愁吃，不愁喝……”说着，他甜甜地笑了。

这时，启财妈李小簪正准备烧火做饭，找不到火柴，从窑里走了出来。到外边一看，见地上丢着许多火柴，生气地说：“我说火柴哪儿去了呢？原来是你们这伙败家子！”这个刚满

二十三岁的女人，虽然生气了，但她的脸上，还是带着笑。

有福走进窑里，刚刚坐上炕沿，小簪一轉脸，惊讶地说：“哟，你头上怎么出血啦！”有福用手摸了摸说：“我也觉得有点疼呢！八成是我在刺枣跟前刨地，不小心挂破的。破有多大？”

小簪说：“有多大，你还想要多大！”她马上从衣襟下掏出个小圆镜子，塞到有福手里，说：“你自己看！你呀，为了创点家业，连命都不顾了。”说着，爬上炕，找出块唾沫膏药，在舌尖上舔了舔，就贴到有福的头上了。

有福照着小镜子，小簪把脸贴在有福的耳边，镜子里映出一对笑嘻嘻的年轻人。

驴的灾难

这一家五口的日子，虽然能马马虎虎过得去，但欠下了一屁股债。这些债，天天在滚着，滚着，越滚越大。启财的爹和妈，整天盘算着，如何能把庄稼种好，把债还清，再给孩子们置办点家当。最后，他们狠了狠心，从财主兴顺家赊了一头灰毛驴。从此，他们的石槽上，就有了牲口。

这头毛驴，论骨架，论毛色，都不错；拉磨磨面，拉犁耕地，也是顶呱呱的。启财爹整天给他添草上料，刷毛挠痒。有一次，他摸着毛驴的脊背和毛驴说：“伙计，就看你的啦，你拉上，我扶上，咱把那十亩糜子种了……”

启财妈一边说：“呃——！启财爹，亏你还年轻，要是老了，还不知怎样唠叨呢！刚赊来头驴，钱还没给呢，就把你美的……”说着，两口子都笑了。

正在这会儿，門外忽然进来几个穿黄軍装的国民党兵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就把毛驴拉到門口，朝驴身上放了两口袋粮食，牵着要走。启財爹拉着繩绳不放，并哀求說：“老总！这驴是我們全家人的命啊！老总！老总！……”那匪兵狠狠地朝启財爹肚子上踢了两脚，启財爹一松手，他們就打着驴跑了。启財爹一跳二尺多高，狠狠地罵道：“禍国殃民的国民党中央軍！一个一个都是賊！賊！……”但是，罵能頂什么事呢！驴还是被牵走了。

不几天，財主兴順來要驴錢了。家里連个錢毛也沒有，拿啥还！两口子好說歹說，都不頂事。眼看着家裏的磨、石条、石槽、鍋，还有一点粮食，都被人家搶走了。

在石有福創家立业的兴劲上，挨了这一悶棍，两口子难过的两天沒吃飯。但是，石有福創家立业的雄心，並沒有减退。

十 亩 糜 子

春天，石有福的三个娃，张着小嘴向他要吃的，但家里連顆米星星也沒有，有福一家的日子簡直过不下去了！一天，地主保长石仲彩，把石有福叫到家里，向他說：“有福，听說你又好几天揭不开鍋了！咱人不亲門亲，我不能自己吃着，叫你餓着，拿去！”說着把二斗糜子放到了石有福面前。

有福臉上，出現了一絲笑容，但心里却有些害怕。他說：“那……”

石仲彩急忙拿話把他的口堵住，說：“还那个什么，拿去吃就是了！”

有福迟疑了一会，說：“那，那我打下就还給你……”



启财爹拉着驴的缰绳哀求说：“老总！这驴是我们全家人的命啊！”那两个匪兵不听，朝他肚子踢了两脚，就把驴赶跑了。

有福把糜子拿到家里，小簪劈头就说：“你怎么敢摸老虎的屁股！”

有福眨了眨眼睛，慢慢地说：“启财他妈，人家好心好意叫咱吃，咱不能把人家好心当成驴肝肺呀！”

很快，一家人就把这二斗糜子吃完了。

到了种糜子的时候，财主家吆吆喝喝赶着牲口下地。小簪问有福：“启财他爹，咱那十亩地怎么种呀？”

有福把他那宽大的胸脯，挺了挺说：“种，种糜子，没有驴也得种，我不信没有驴就不能创家立业！”

从此，小簪扶着犁把，有福把绳子挎在肩上，探着身子，拉犁耕地。他拉呀，拉呀，狠命地拉；绳子勒到肉里，汗水一滴一滴地滴到地上。他拉着拉着，只觉眼睛一黑，一下子就栽倒在犁沟里了。小簪心疼他，把他抱在怀里，给他披上衣裳，擦干汗水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劝他说：“启财他爹，今天咱先回去，明天再耕吧！”有福说：“得墒不等时呀！咱不能错过这个好时机呀。犁！”就这样，他们又挣死挣活地耕开了。饿了，紧一紧腰带；累了，卧在犁沟里喘口气；腰疼了，就朝脊梁骨上锤两锤。最后，他们总算把这十亩糜子种上了。但从这个时候起，有福那挺直的腰杆，就有些弯了。不光是弯，有时还疼。

小簪看到他干活时那种疼痛难过的样子，心疼地说：“启财他爹，你躺下歇几天，养息养息，慢慢就会好啦！”

有福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咱不能躺下歇。娃要吃，账要还，再说，咱还要创家立业呢！”

糜子长到半尺多高的时候，苗子挺旺，十分令人喜爱。一天中午，小簪正在地里锄糜子，地主保长石仲彩，带着几个犁

地的，大搖大擺地來到了地頭上，指着小簪說：“不要鋤了！這地已經當給我了！現在我要犁地了。”

小簪不讓犁，反問：“誰當給你的？這是我的地！”

石仲彩瞪圓牛眼，大聲說，“誰當給我的，你當家的當給我的！吃我的糜子，欠我的賬，能不還！”說着，就把一張硬拉着有福在上邊劃了十字的文約，在小簪面前抖得沙沙響。小簪一看，急忙央求說：“長短不能犁呀，等我們把糜子收了，你再犁吧！我們一家老小指望這糜子活命呢！”

石仲彩惡狠狠地說：“不行！犁完了，叫地歇着，將來好種麥！不能因為你這點糜子，耽誤我一季麥！”他又轉向那幾個跟來的人說：“給我犁！”

小簪臉氣的煞白，轉口說道：“黃鼠狼給雞拜年，我看你借給我們糧，就沒安好心！”

石仲彩說：“知道了你還吃我糜子干啥！”

小簪大聲罵道：“你犁人的青苗，喪盡天良！不得好死！早晚總有挨刀子的一天！”可罵又管什麼用呢？石仲彩那黑心的傢伙，你就是把他祖宗三代罵翻個過，他還是照樣干壞事。就這樣，小簪眼看着快要出穗的糜子，被地主犁了！地也成了地主的了！

在石有福創家立業的道路上，又挨了這第二悶棍。但是他創業的心，仍然沒有死！

四十八塊大洋

地被地主霸占以後，家里就更沒吃的了。八個月的小三財，餓的哭腫了嗓子。當爹媽的不忍心看着孩子餓着，就把家

里的东西，一样一样都拿去卖了。最后只剩下一把镢头，小簪也拿到集上，换了四个饅饅，給孩子們分着吃了。这以后，坟地里的野菜，就成了他們家的主要吃食。涩啊，苦啊，他們一口口把那不是人吃的东西吃下去。吃着吃着，有福和小簪的身上肿了；启財和发財拉不出屎来了；三財也瘦得皮包着骨头。

有福是个硬汉子，在这走头无路的时候，心一横，把三財卖了。那天，他蹲在炕沿底下，对小簪說：“給了人家，总比餓死强些，先叫娃跟人去吧！”

小簪听到这里，泪珠儿在眼眶里滴溜轉。她看着怀里的三財的小臉，小嘴，小鼻子，多好看的娃呀！多討人喜欢的娃呀！但是她不忍多看一眼，她的心，象猫抓一样疼啊！她把光屁股的三財，紧紧地摟着，摟着。

有福看着三財，他正把指头咬在小嘴里，噉得咂咂响；有福又看看小簪，她正把脸貼在小三財的胸脯上，痛心地哭着。有福虽然是个硬汉子，这时，心也酸了。开头，他的眼里湿漉漉的，不多时，两颗豆大的泪珠子，就順着鼻涕儿滚到嘴角边。但是为了活命，他还是硬打着精神对小簪說：“启財媽，你不用难过。等春荒过去，咱再鼓把劲，鬧騰他几年，置上几亩地……”他說不下去了。希望，是遙远的；现实，象錐子一样扎在心上！

那天，买孩子的人来了。小簪从怀里把光屁股的小三財，递到了那人手里。小簪看着那人把三財放到小小的花被子上，小三財的两只大眼睛，忽閃忽閃地望着她，并奶声奶气地喊着：“媽！媽！”小簪再也不忍心看了，她的心，象插上了一千

把刀子。她轉过臉来，跪到炕上，头叩着炕上的烂席片子，狠狠地糾扯着自己的头发，头发一撮一撮扯掉了……。

那人已經騎上大紅馬，把三財抱走了。小簪猛地从炕席上抬起頭来，“我的心哪！心哪！……”她大哭着向那人走的方向攆去。但是人家已經走远了，她攆了二里多地，只看到黑黑的一点点影儿。她流着眼泪，坐在路边上，朝着那人去的方向，望着，望着，一直望到天黑，哭到天黑。

那人临走时，朝有福手里塞了四十八块大洋。有福拿着这叮当响的东西，只觉得凉巴巴沉甸甸的。还没有等他把大洋暖热，一群耍賬的，早就知道了有福卖娃的消息，一个个都来到窑里，这个二十，那个十块，就把这四十八块銀元分光了。

卖了三財，有福只听到一陣大洋的叮叮当当的响声。从此，石有福的腰，又弯了一截子。他对自己究竟能不能創家立业，开始怀疑了。

烏 黑 的 夜

启財七岁那年，家里仅有的一口窑，也被地主安新定霸占去了。那是大年初一的早上，財东家响鞭放炮，迎接財神；有福一家，却在这处处“見面发财”的恭喜声中，被赶出窑門，四处討要去了。有一天，启財媽带着发财来到雷家吃塋要飯，有个熟人向她說：“看把你折磨的！”

启財媽伤心地說：“唉！大人还好說，可就苦了孩子啦！”

那人說：“看在娃的身上，我給你想个法，不知你……”

启財媽感激地說：“你說。”

那人說：“村里有个雷創定，屋里人死了，跟前又沒娃，你

把娃給他，再幫助他……”

迫于无奈，他就把发财給了雷家，并住在那里，給人家做点零活。不几天，有福帶上启財，也討飯来到这里。一家几口，湊湊伙伙，混上口吃喝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雷創定的小舅子高耀文来了。他是大恶霸地主楊鵬軒的爪牙。楊鵬軒当乡长，他是乡上的小写。高耀文一見到小簪，黄眼珠子轉了几轉，对有福說：“我姐夫也不能白养活你們呀！我想，我想成全成全你們……”

有福怀疑地說：“那你就恩典恩典，只要娃能吃上口飯，将来长大了，忘不了你！”

高耀文黄眼珠子又是几轉，說：“能成！那我就和創定商量商量，晚上……”

晚上，他在雷創定的西屋里，鋪上点麦草，对石有福說：“你和启財就住在这里。你干你的活，吃你的飯，別的事情你都不要管。”然后，他又把启財媽拉到了雷創定的窑里……

高耀文一手設下的这个圈套，第二天一早，全村人就传开了，石有福把老婆李小簪，給雷創定“招夫养夫”了。

当石有福弄清事情真相以后，一天夜里，他和小簪帶上娃娃，偷偷地离开了雷家圪塆，又回到咸和村，在村南边一个沒人住的古寨子里，找了口破土窑，馬馬虎虎地住下来。真是老天也跟穷人作对，发财又害起天花来了。

正是十一月天气，呼呼地刮着西北风。一天夜里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启財媽正抱着生病的发財，忽听門外有脚步声。小簪探头向窑外一看，哎呀！不好啦！高耀文和两个保长帶着几个狗腿子来了！

他們一進到了窩里，高耀文就惡狠狠地說：“吃了人家熟的，拿了人家生的，不言不語就跑啦！走！”他們推推拉拉。

啟財媽央求着說：“你看發財正病着，外頭那麼大的風，等娃好了……”

高耀文說：“不用羅嗦，走！”他們硬推硬拉，把小簪一家，朝雷家圪塆帶去。

路上有三條大溝，每到溝邊上，小簪就掙着向深溝撲去。但是想死，也死不了，高耀文是不讓她死的；死了，那白花花的票子，他就拿不到手了。

傍黑的時候，他們到了雷家圪塆。當天晚上，有福又被他們一伙帶到雷家圪塆東邊的一座破廟里。廟里的石台上，放着一盞油燈、一個硯台、一支筆、一塊紅布，紅布上已經寫好了字。沒用分說，他們就硬拉有福在那塊紅布上按了手印。按完手印，高耀文拿起紅布，當着有福的面念道：

立婚書賣妻人石有福，因家境貧寒，口食不足，身體多病，告借無門，情願將結發妻李小簪，賣與雷創定名下為妻，隨帶小兒石發財，改名雷高堂。甘願小兒更名換姓與雷創定為子，同說合人言明，大洋四百八十元正，人錢兩清，從立字日起，石有福與李小簪斷絕夫妻關係，親門本族若有異言，均由賣妻人石有福一面承當。如日後反悔，願受國法懲處，空口無憑，立婚書為証。

立書賣妻人 石有福

執書買妻人 雷創定

說合人 高耀文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立

念毕，高耀文把笔和砚台，从院墙上扔了出去，又把一卷印着蒋介石光头的十五块钱票子，扔到了有福面前，有福还没看清那是什么东西，只听叭的一声，高耀文把油灯摔了。

霎时，天，是那樣的黑；地，是那樣的暗。有福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就在这烏黑的夜里，他向着高耀文的黑影扑去，但是他所碰到的，是一堵凉巴巴的磚墙。他的头，碰破了，他的腰，又弯下了一截子。他朝那烏黑的夜，罵道：“高耀文哪！高耀文！你丧尽了天地良心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我死了，是你的便宜；我活着，咱俩就得拚个你死我活！……”漆黑的夜，没有一点回声，只有西北风，呼呼地刮着。

也就在他大罵高耀文的时候，高耀文一伙，已經把那印着蒋介石光头的四百六十五块钱票子，分着装到腰包里，大搖大摆地回乡公所抽大烟去了。

第二天，人家再也不让石有福进雷家的門了。中午，当他带上启財离开雷家圪塆的时候，总算和小簪見了面。小簪坐在沟沿上，有福带着启財向沟下走去。启財走一步一回头，回一次头叫一声媽。小簪要往沟里跳，被人們拉住了。她哭啊，叫啊！但一家人还是被分开了。

在娘娘庙里

有福带上启財又回到了咸和村。由于他又急又气又餓又病，从此，害上了气矇眼。眼睛不好使了。白天，启財拿着根枣木杆子，領上弓着腰的有福，出去要飯；晚上，他們就歇到村东边的娘娘庙里。沒有門，也沒有窗子，西北风吹着，雪花落在他們身上。夜里，启財冻的实在受不住，就钻进褡褳里。褡



小簪坐在沟沿上，有福带着启财向沟下走去。启财走一步一回头，回一次头叫一声妈。一家人就这样被分开了。

襖虽然不暖，但比雪花落在肉皮上强得多了。

早上，有福爬不起来了。他躺在娘娘神的神台下边，把眼睛尽力地往大里睜，但什么也看不见了，瞎了。他伸出手来，摸摸神台，神台冰凉。他把启财搂在怀里，伤心地说：“启财娃，地主把咱们逼到绝路上来了！千不怪，万不怪，只怪你爹……！”他紧紧地搂着启财，哽咽的说不下去了。

七岁的启财，能说什么呢？他把小脸蛋依在爹的怀里，陪着流泪。有福抚摸着启财的瘦脸和头发，继续哽咽着说：“娃！爹熬苦了一辈子，想给你置上家业，可现在呢！唉！我不该起名叫有福！这样的世道，咱穷人没福啊！没福啊！……”

启财的泪珠，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有福又说：“财娃，爹不行了，活着，还不如死了……”启财把他爹的脖子攥得更紧了，哭着说：“爹！爹！我怕！你不能把我丢下！我去要饭给你吃……”有福说：“好娃！乖娃！要到饭你自己吃吧！娃要有志气，就好好记住爹的话：不要忘了我常给你讲的那些财主！那些国民党土匪！那些黑心肠的贼呀！”

启财乖乖地说：“爹！我记下了。我长大了……”

有福上气不接下气，他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你长大了，给爹报仇啊！”说完，他在贴心的衣裳口袋里，掏出了那面小镜子，在眼前胡乱照了照，就交给启财了。并说：“这是你妈过门时带来的，爹没给你留下家业，你就把这个小镜子留着吧！”

启财收了镜子，拿上褡裢，到外头要饭去了。中午，当他带着几块冷馍回来，准备送给有福吃的时候，有福已经死了。

憤怒的火焰

启財九岁的时候，就给地主扛开活了。他挨打受气一直苦熬了八年。

一九四七年，石启財已經十七岁，成了一个大小伙子。他来到吉家塔打短工。那时，澄县、邵阳、黄龙这一带的游击队，已經相当活跃，他認識了一些游击队员，并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。

一天晚上，启財正坐在李高升家的炕上，和地下游击队员李高升一起吃包谷豆豆。門外忽然进来两个国民党匪兵，一个背着枪，挂着手榴弹，另一个空着手。他們一进房子，就贼眉溜眼的說：“快弄飯吃！快！”

启財和高升急忙站起来說：“老总，辛苦了！从哪里来？”

那空着手的匪兵說：“从石堡来，我們后边还有大队呢，快弄飯！”

这时，高升用脚朝启財腿上一碰，他們就下了炕。高升向那匪兵說：“老总，請坐，我去叫婆娘做飯。”說着两人就出了房子。

他們到村外一看，去石堡的路上，没什么动静，商量了一下，就回来了。

飯摆到了桌子上，那两个狗匪兵狼吞虎咽地吃着。启財装着傻乎乎的样子，指着靠在那匪兵腿上的枪問道：“这是个啥？”

那匪兵沒好腔地說：“枪！傻瓜，連个枪还不認識！”

启財摸了摸枪，又指着枪拴說：“这是啥？”

另一个匪兵又輕蔑地說：“拴！真是個傻瓜！”

高升一邊說：“這娃有點缺心眼，沒見過啥，老总。”

這時，啟財已經把槍拿到手里，又問：“它怎麼才會响？”

那匪兵教他把槍拴拉開，說了“扒子鉤”，又說“催命鬼”。啟財一看，槍的撞針很好，膛里還有子彈，就在這眨眼之間，他把槍拴一推，喊道：“不准動！舉起手來！誰動打死誰！”

那兩個匪兵，傻了眼了，乖乖地舉起了手。就這樣，他們捆捆綁綁，把這兩個家伙朝游擊隊隊部送去。高升在前面牽着繩子，啟財在后邊端着槍。啟財看着這兩個匪兵的背影，想起了他爹臨死時告訴他的話，想起他的驢，他的地，他的窩，他的媽，以及那些國民黨匪軍，那些地主，鄉上那一伙強盜；一時，怒火沖上心頭，把槍拴一拉，向那匪兵喊道：“跪下！”……

那匪兵磕頭如搗蒜。后經李高升的阻擋，他才沒有槍斃這兩個匪兵，繼續朝隊部走去。

從此，啟財就經常給游擊隊送信，從敵人窩里出出進進。每當他見到游擊隊的負責同志的時候，他總要這樣問一句：“什麼時候斗爭地主？什麼時候能打到南京城？”

當一些同志告訴他“快了”的時候，他就滿意的笑了，並且要求說：“斗爭的時候，我也要參加！”

幸福的眼淚

解放了，土改了。啟財和全村的窮弟兄們一起，斗倒了地主，分得了土地、糧食、牲口和農具。后来，在村西頭，又買了口窩，和一座庄基院子。從此，他永遠結束了苦難的生活，走上幸福的道路。

一九四九年，启財十九岁了。

一天，启財正在窑里烧火做饭，从門外忽然进来一位姑娘。那姑娘十八九岁的样子，长得腼腆腼腆的。刚一进門，她就向启財笑。

启財和她是很熟悉的，但是很少見她对自己这样笑过。現在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笑，他傻了眼了。他好象要和人吵架似的，直愣愣地向那姑娘問道：“換苗，你来做啥？”他停下烧火，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那个姑娘。

換苗依在启財的炕沿上，沒言語，还是那样甜甜地、默默地笑。

启財看着她，心里产生了一股从来未有过的感觉，他好象有話要說，但是又不知道說什么。隔了一会儿，他向窑壁下边的水缸一指，說：“換苗，你，你喝水，缸里有水。”

这时，灶火里的火，已經烧到灶門外边了。換苗急忙走过去，蹲到启財跟前，說：“大冷的天，我喝凉水干啥，我給你烧火，”她动手烧起火来了。

启財站在一边，吞吞吐吐地說：“換苗，你，你……”

換苗直闖闖地說：“启財哥，我来給你作飯。”

从此，路換苗就成了启財窑里的常客，并且經常千針万綫地給启財縫补衣裳。

有一天，換苗拿着一双新縫好底的袜子，来到启財窑里，开口就說：“启財哥，你該娶媳妇了吧？”这突然的一問，真鬧得启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还没等他回答呢，換苗又說啦，“我要走啦，看你连个补袜子的人也沒有！”

启財急忙問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換苗意味深長地說，“到要我的人那里去。”

啟財急了，忙說：“你不能去！我不让你去！你就在我这儿好啦！我要娶你當媳婦！”

換苗早就等着的一句話，終於听到了。她扭過頭來，高興地笑着說：“啟財哥，我就是要到你這兒來呀！”……

不久，這位身世和啟財差不多的姑娘，就成了石啟財的媳婦。在結婚的時候，社長當的主婚人，黨支部送了賀幛，乡亲们送了对联和礼物，花花綠綠地貼了滿窩。社里的一些小伙子還為他們吹吹打打、熱熱火火地鬧騰了一兩天呢。

新婚的晚上，鬧房的人剛走，啟財就把爹臨死前交給他的那個小鏡子，交到了換苗的手里。她們把鏡子捧在臉前，鏡子里又照出了兩個年輕人。

生活的主人

石啟財當了生產組長和民兵排排長了。自從他當了民兵排長以後，他拿着那杆在鬥爭地主時就常拿着的紅纓槍，自豪地在人面前說：“這是黨給的任務！咱得掌好這槍把子，誰要惹破壞，就和他干！”

夏收的時候，地裏也是麥子，場上也是麥子，他發動一些社員，把很多大缸大瓮抬到了場上。中午，別人歇晌，他朝缸里担水。有些不知情的人說他：“傻啟財！大熱的天，你不歇晌，担那麼多水做啥？”

啟財認真地說：“做啥？看你說的，失了火怎麼辦！這是黨的任務！”

白天忙活了一天，晚上啟財也不閑着。他夜夜都要扛上

他的枪，到場上、地里去轉。这天夜里，他又蹲到地头的土坎坎上了。他这里瞧瞧，那里瞧瞧，生怕社里的庄稼遭到損害。可是由于他白天劳累，终于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了。一袋烟工夫，凉风把他又吹醒了。他恨自己不該麻痹大意。他狠狠地拍打自己的头，并自言自語的說：“沒心！沒心！太不該！对不起社員！对不起党！”他一边說着，一边又打起精神，四处巡哨去了。

他走着走着，发现路上有一把破杈子，他細心地拣了起来。他很熟悉这把家具，是他入社时，投資的东西。他心疼的拿了回来。

第二天，在生产會議上，他向几个年輕的小伙子說：“咱今后做活，使家具，都得仔細一点！看！看！”他指着那把杈，“扔下不管，丢了多可惜！”

一个小伙子滿不在乎地說：“一把破杈子，啥好东西！”

启財变了脸色，郑重地說：“你怎这么說！你不能一飽忘了千年饥呀！”

那小伙也是一个穷娃出身，听他这么一說，有些悔悟，脸唰的紅了。最后启財說：“社里一根棍，人人都有份！这是大家的東西，咱不能随便就丢！不要忘啦，現在咱都是掌印把子的人。”

由于全体社員齐心努力，夏粮得到了丰收。启財分了六石麦子。

这天的天气很好，启財和其它社員一样，把分下的粮食，扛到場上，摊开来晒。启財摊着粮，换苗抱着刚滿一岁的小銀英，坐在一边撵鸡。他們的四岁的儿子黑儿，在場边上不知挖

什么。大女儿雪英，背着书包，扛着簸头，也来到了场上。

这时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安顺娃，笑嘻嘻地来到了金黄的麦滩子跟前。他拍着启财的肩膀说：“启财，你可真翻身了！”

启财拄着楸把，站在场心里说：“好叔，您不是也翻了身了么？”

安老汉说：“现在我看到你们这一家五口，就想起了三十年前你们那一家五口。……”

启财说：“那时我还小，不知道啥呢！”

安老汉说：“过去，咱村晒麦子的人也很多，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家晒麦子呢！”

换苗一边问老汉：“那时，家里不是还有十来亩地吗？”

老汉感慨地说：“好娃，那十来亩地，不是被地主霸占了嗎！就是沒被霸占那时节，打下点粮，也是沒等扛进家门，就叫狼和狗给叼跑了……”

七岁的雪英，张着小嘴，在一边听着。听到这里，她疑惑地向换苗问道：“媽，狼也能叼麦子嗎？”天真的娃问得大人们不由的哈哈笑了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换苗是很难用一句话给她说清楚的，所以沒馬上回答她，见她扛着簸头，就问她：“你扛簸头做啥？”

雪英说：“我們学校也要种庄稼！老师教我们要做一个好庄稼人呢！”说着，就蹦蹦跳跳地向学校去了。

这时，正在场边上玩的小黑儿，手里捏着一棵什么苗苗，跑到换苗跟前说：“媽，我找到棵桃苗！桃苗！”还没等换苗答話，黑儿就拿着桃苗，跑到一个立着的粗碌碡跟前，朝碌碡眼

里栽去了。

安老汉在一边眠不住嘴地笑起来。

換苗問道：“叔，你笑啥？”

安老汉說：“我笑石有福是那样一代庄稼人，石启財是这样一代庄稼人，将来黑儿他們呀，还不知道是啥样一代庄稼人呢！”說着，大家都笑了。

远大的理想

村子里社会主义教育开始了。

这天，启財开完貧下中农會議，胳膊高下挟着那个他过去钻在里边取暖的破褡褳，从会場走回家来。一进窑門，他的小黑儿，手里拿着厚厚的一个日記本子，（那是启財在窑头煤矿工作时，五次被評为甲等劳动模范，得到的奖品之一。）兴冲冲地迎了上来，笑嘻嘻地說：“爹，你看，”說着，黑儿指着日記本皮上那金光閃閃的毛主席象，亲亲地說：“毛主席！毛主席！我媽說：咱敬毛主席！”

启財把黑儿亲了亲，高兴地說：“对，好娃，咱們敬的就是毛主席！”接着，他把毛主席的金象，双手捧在面前，呆呆地望着，好久沒有說話，好久沒有动弹，泪花儿在眼眶里滴溜溜乱轉。当換苗第二次叫他的时候，他才从凝望和沉思中醒悟过来，坐到炕沿上。这时黑儿已經爬到了他的腿上，抱着他的脖子，摸着他的耳朵。启財紧紧地攥着黑儿，用他那庄稼人的粗糙的手，在黑儿絨絨的头发上，撫摸着，撫摸着。

換苗一边問道：“黑儿他爹，我听人們說，大家要选你当大队的貧协主席，是嗎？”

启財把黑儿放了下来，深沉地說：“是呀，大家的事么，咱得实心实意干，咱不能辜負大家的心意。”

換苗激动地說：“我也这么想，毛主席說，在农村就靠咱貧下中农，咱不把柱子擎起来，还靠誰擎呀！”

启財語重情长地說：“得擎！天塌下来咱也得擎！要不咱就对不起毛主席！我是想，咱怎么才能把工作搞好！”說到这里，他猛地站了起来，在炕头的小洞洞里乱找起来，象是丢了件什么最貴重的东西。

換苗一边笑着說：“看把你急的，是不是找你昨天請人写的那个什么书？”

启財忙說：“是呀，你見啦？申請书。”

換苗慢慢地說：“不用急，我給你拿。”說着，她从夹鞋样的书本子里，把那写滿了字的一张紙，交給了启財，并說：“我知道这是重要东西，怕娃給弄丢了，特意給你收起的。”

启財拿上申請书，来到西院一个小土窑洞里，向住在那里的一个工作组同志說：“請你給添上两句。”說着就把申請书交給了那个同志。

那同志打开紙一看，上边是这样写的：“比我爹我媽还亲的党支部：我流着眼泪，来向我的亲人，說一說心里的話，我要求加入我們自己的党……”那同志看完了以后，不住点头，說：“說的好，說的好！”接着，他又問启財：“添什么？添到什么地方？”

启財想了想，說：“你在那：‘我实心实意听毛主席的話，一股劲跟共产党走，走向共产主义的好光景，’对啦，就在那后头，你給我添上：‘党叫我干啥，我就干啥！我下死心把革命干

到底！鋤刀放到脖子上，也不說二話’……”

那同志很快就把这几句話添好了。启財把它紧紧地握在手心里，向村子南槐院的党支部書記家走去。

(林 溪)

选自中共澄城县委宣传部編印《六十年风云》

穷奔苦熬一场空

从英雄的南昌城沿赣江而下数十里，有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洲子——芦洲，这就是新建县的鱼库粮仓“赣江二十四围”。这里地肥水足，数以千计的农民，自古以来，就在这里辛勤劳动。

可是，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，广大农民受地主、恶霸、流氓的剥削和压迫，一直过着牛马般的生活。他们有的活活被地主折磨死；有的被迫流落他乡，死在异地；有的卖儿卖女，骨肉分离；有的想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，苦奔苦熬，创家立业，但结果反而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，涂孔美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破 产

涂孔美今年六十三了。他刚记事的时候，家里是个中农。父亲、母亲、弟弟、童养媳和他，一家五口，种着祖传下来的三亩田，住着三间瓦房，有一头耕牛和齐全的农具。一家人辛勤劳动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

那时，父亲常把他们兄弟俩叫到身边，伸出一双粗大的手说：“孩子，要不受穷，就得靠这双手。种田人，要肯出力，以后收成好了，也好置点产业。田才是种田人的根本啊！”

当时，涂孔美年岁小，还不能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但

他从父母起早贪黑，省吃俭用的行动中，体会到了：只有穷奔苦熬，才能创家立业，过好生活。因此他无论是放牛、担水、打柴、捞草，从小就不惜力。稍大一点后，他就去田里摔打，不几年，就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学会了种田的十八般武艺。

正当涂孔美家的生活有点起色的时候，他们的邻居，一个叫涂孟引的富农，却红了眼睛。有一次，涂孟引修房子，故意把房檐向涂孔美家这边伸出了两尺多，然后说：“滴水为界”，侵占了他们的地基，并把烟囱对着他们的家门。一家人很生气，但“财好人辣”，惹不起，只好忍了。

财主的魔爪不伸便罢，一伸出来就再不会抽回去。一九一八年农历正月初一，涂孔美兄弟俩跟母亲去穷亲戚家拜年，他们回来时，忽然见自己屋里起了火，赶到家，大火已封了门。全家除了抢出一条牛、一口小猪和一担火烧谷之外，家中财物，都烧成了灰。有人亲眼看见这场火是涂孟引放鞭炮引起的，但涂孔美家也不敢要他赔。

火灾刚过去不久，一天，涂孟引又来了。他呲着满嘴黄牙，以接济涂孔美家为名，硬要买涂孔美家祖上留下来的三亩地。

田是种田人的命根子，怎么能卖呢？何况买主又是仇人涂孟引！但是生活的重担，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，父子俩考虑了整整一夜，觉得不卖地也得不到好，才忍痛把田典给了另一个地主涂孟实。

从把田典出这一天起，全家人日夜奔波，总想按期赎回自己的土地，重整家业。但是，做牛做马，流血流汗，吃糠咽菜的

結果，除了能勉強還清按月累增的租谷債息外，一家人連最低的生活也保不住。沒辦法，父親只好把涂孔美的二弟賣了二十吊錢。買主領人的那一天，二弟大哭大叫，抱住母親的腿死活不放，鬧得全家人也都大哭起來。骨肉分離，誰能不痛心呢？

從此，父親臉上的皺紋增多了。涂孔美也變得沉默了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農活上，一天到晚，只顧拚命干活，好象只有這樣，才能安慰父親和自己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一九二六年，父親在外做零工，被軍閥軍隊拉去當挑夫，因為受不了殘酷虐待，半路跳入池塘，逃跑回來。但天寒地凍，回家後，就生了一場大病。涂孔美只好典當借債，給父親治病。父親的病很重，本來應當多休養些日子，但是他為了掙口飯吃，剛能走動，就去給村主守港。寒冷的冬天，湖風又大，守了幾夜，他的病更厲害了。在一個夜晚，大風刮走了棚頂，他想回村，走了不足半里路，就摔倒在雪地里了。

大雪不停地下，漸漸地蓋住了他的破棉袄，蓋住了他腰間捆扎的草繩，蓋住了他的腊黃的臉……。就這樣，涂孔美勞苦一生的父親，悲慘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當涂孔美聞訊趕來的時候，父親的屍體已經凍僵了。他含着眼淚，忍受着巨大的悲痛，把父親背回家里。

好心的叔叔伯伯們，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，湊了些錢為涂孔美的父親買了一口薄板棺材。但是，按照族規，老人去世一定要宴請族尊、長輩、地富鄉紳，不然棺材不准入土。涂孔美連給父親買棺材的錢都沒有，可是他還是被迫向惡霸地主涂

序栋除了六吊錢的猪肉。涂序栋当时說：“这点肉拿去吃就是了，邻里邻舍的，我又不等錢用。”涂孔美知道涂序栋为人如狼，所以几天以后，在穷朋友們的帮助下，就还了他五吊零四百文錢，只剩下六百文零头，一时沒还上，拖了下来。誰知这点小債，竟成了地主更殘酷剝削涂孔美的把柄。

逼 債

两年后的大年三十晚上，涂孔美餓着肚子，扛着鋤头，从田里回来，走到半路就听說涂序栋正拿着刀找他要債。涂孔美怕地主下毒手，只好暫時躲了起来。

夜里二更以后，涂孔美听說地主走了，才悄悄回到家里。进屋一看，里面黑洞洞的，灶里沒有一点火星，缸里沒有一粒米，母亲伏在床上哭，妻子哄五岁的孩子睡觉，可孩子不睡，光嚷肚子餓。

母亲告訴孔美：“涂序栋說，咱欠他的六百文肉錢，他要咱还六担谷，今年不还，就要算‘頂头利’，到明年要还十二担。”母亲还說：“他叫你去画个押，不还，不去，就要杀掉你。”說着說着又哭了起来。

涂孔美听了，心里实在气憤，就說：“地主真比毒蛇还毒，比狼还狠！”

母亲胆小，妻子怕事，都劝涂孔美认了这笔冤枉債。涂孔美觉得地主欺人太甚，不甘心吃这种哑吧亏，可是又怕地主下毒手，左思右想，最后还是飲恨含冤地去画了押，答应明年还清他十二担谷，才算完了事。

創 业

父亲的死，家里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，洲上地主富农的欺負敲詐，这一連串的打击和不幸，并没有使涂孔美丢掉創業的梦想，也没有使他忘記父亲生前所說的話：“凭着自己的一双手，总可以創立一份家业，摆脱貧困。”后来，他听別人說离芦洲四十里有个叫丰和洲的地方，荒地很多，在“天无絕人之路”的思想支配下，他便决定去丰和洲。

一九三五年，他不惜高利，硬着头皮向几戶地主借了五十担谷子的重債，扶老携幼，添置农具，来到丰和洲牙湖湖畔开垦荒地，准备孤注一擲，大干一場，創家立业。

涂孔美和三弟俩人，早出晚归，孩子打草放牛，母亲、妻子除了照管家务和种菜以外，还摸黑熬夜打草鞋、織魚网，然后挑到鎮上去卖。

洲田湖地虽然很肥沃，但单門独戶哪有力量抵擋洪水的冲击！一年夏天，秧肥苗壮，新谷已經吐穗了，一家几口，笑得合不上嘴，都觉得还債发家有了盼头。忽然一股洪水，冲走了庄稼，一家人創業发家的美梦又完了。

洪水退去以后，涂孔美的母亲又急又愁，一病不起，也与世长辞了。

此后，又接连鬧了两年洪水，他們顆粒无收，生活更艰难了，一家人整天愁眉苦臉。涂孔美也愁得牵拉了脑袋，可是他仍不死心。他用拳头狠狠捶了一下桌子說：“回芦洲！”

他們回到芦洲，地主一翻老賬，毫不留情地宣布，他們还有三百多担谷的积欠。还不清的債，付不完的息，使他們根本



一年夏天，新谷已經上穗了，一家几口，笑得合不上嘴，忽然一股洪水，冲走了庄稼，一家人创业发家的美梦又完了。

沒有喘气的机会。涂孔美下了决心：等还清了債谷之后，宁肯討飯、餓死，也絕不再向地主借債。

欠地主三百担谷，真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可涂孔美沒有絕望，他觉得自己还身强力壮，三弟和孩子也都大了，穷奔苦熬，总能还清債務，置上一份家业，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。

夺 佃

涂孔美一家回到芦洲以后，租种了地主涂春苟的十八亩滩田，一家老少，繼續过着在地主压榨下的困苦生活。

这时，日本鬼子侵入中国，国民党反动派不去抗日，反而趁机抓丁派款，向农民敲詐勒索。涂孔美和他弟弟为了躲丁躲伏，白天不敢出門，只好夜間插秧种田。

滩田地勢低洼，很容易涝，他們就到处开沟排水；地质不好，产量不高，他們就全家积肥，还替別人代养小豬，积攒猪粪，挑到田里，鋪了一层又一层。为了第二年多增加点收入，他們一家人还从牙縫里省下了一点谷子，换来了紅花草籽。

由于他們不辞辛苦，精耕細作，經過三四年光景，十八亩滩地变成了良田，收入增加了，也漸漸能归还一些旧債了，一家人都很高兴。

地主真是不杀穷人不富。一年春天，涂孔美看着滿田的紅花草长得黑綠黑綠的，心里正高兴地盘算着：几年能还清債谷，几时能积錢买田，地主涂春苟忽然派人来叫他了。

涂孔美心里一惊，象十五个水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但等他到了涂春苟家，見本村的流氓恶棍涂怀江正和涂春苟咬耳朵，桌子上还堆着礼品，就什么都明

白了，这是要夺佃。

紅花草长得正好，谷秧出齐了，地主却要夺佃，这等于要他们一家人的命啊！涂孔美被逼无奈，含着眼泪去向涂春苟恳求，他甩出地契，恶狠狠地說：“笑話，老子的田，老子还不能做主？”說完轉身就走了。这时流氓涂怀江站起来了，他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孔美，俗語說得好，‘人走天下路，馬吃天下草’，你身强力壯，还怕餓肚子？”

涂孔美气憤极了，不顾一切地指着涂怀江說：“你……”話刚出口，涂怀江就摆出了一付流氓相，边走边說：“春爷的田，你种得，老子也种得！”

涂孔美满腔憤怒地离开了地主家門。一路上，他翻来复去地想这些年来不幸遭遇，終于懂得了一个很簡單的道理：世界上的地主老財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，穷人在他們压迫剝削下，無論怎么穷奔苦熬，也难抬头。

受尽了欺負，涂孔美决心不在芦洲呆下去了。他打发妻子、孩子去南昌給资本家、闊太太做佣人。弟弟无处可去，就在四乡討飯。他自己把房門一釘，也到河下去撑船。这时涂孔美已經四十七岁了。

边 緣

这已經是在解放的时候了。

洲上的大地主們，早已逃跑了；小地主們也是整天提心吊胆，祈求神灵保佑。

一天，地主涂序祿雇涂孔美的船去南昌运火紙、綫香、鞭炮等迷信品，当时讲好运费四百元伪币，可是东西运回芦洲以

后，涂序祿不給錢。涂孔美靠賣勞力為生，家無隔夜之糧，不得已只好上門去要，頭兩次他總是說：“過兩天算，過兩天算！”第三次再去要，他竟破口大罵：“×你個娘，比要命債都急！”

涂孔美理直氣壯地問他：“你欠錢不給，為什麼還罵人？”

涂序祿更凶了：“老子罵你，還要揍你呢！”順手撿起一塊石頭朝涂孔美頭上打來，頓時被打得頭破血流。接着又是一塊石頭，打在涂孔美的左臂上，也立刻紅腫起來。涂序祿還想打，幸亏兩個長工護着，才沒有打着。

涂孔美站在蘆洲堤上，望着黑綠色的江水，又一次想起了“天無絕人之路”這句話，但他再也不相信它了，他覺得在地主、惡霸當權的世道里，根本沒有窮人的不絕之路。

這時，窮奔苦熬了一輩子的涂孔美，再沒有精力向窮困搏鬥了。他想着一家五口越來越困難的生活，想着還不清的債谷，多么盼望江水沖掉這人間的不平啊！多么希望江水給天下窮人沖出一條活路來呀！

翻 身

江水不停地流着，終於流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。蘆洲解放了，全國解放了。蘆洲人民和全國人民一樣，打掉了人間的不平，走向了新的生活。以後，蘆洲人民在黨的指引下，又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，創起了人民公社的大家業，光景更是一年勝過一年。涂孔美一家自然也不例外。

一九六二年，六十三歲的涂孔美，共出勤三百二十多天，掙了二千七百多個工分，家里還養了兩頭豬。現在涂孔美一家五口（弟弟已分居），過着不愁吃、不愁穿的幸福生活，和過

去一比，真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

集体化以后的幸福生活，更激发了老人的积极性，他努力劳动，积极争取进步。他经常要求大队党支部帮助，渴望早日入党。他一连八次被评为模范社员，最近又当选为后洲大队贫下中农协会的副主席。他说得好：“现在我才懂得了，不是什么天无绝人之路，是党中央、毛主席领导的好！是集体化道路走得好！过去，穷人的路越走越窄，今天农民的路无限宽广。我一定坚决听共产党的话，听毛主席的话，一定革命到底。”

（陈浪、朱礼生）

选自江西人民出版社《抓丁仇》